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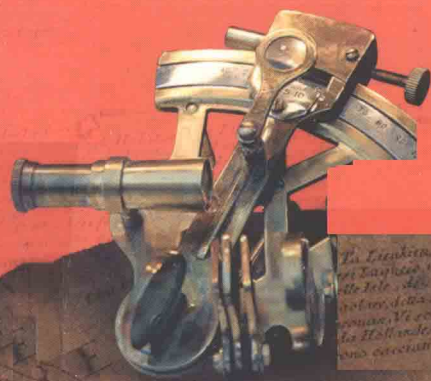
一册失而复得的东海古航图，
引述出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故事。

哈德逊 之谜



Mystery
of Hudson

宋耀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哈德逊 之谜

Mystery
of Hudson

宋耀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德逊之谜 / 宋耀良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384-8

I. ①哈…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308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8384-8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东海古航图	1
第二章 海盗藏宝地	13
第三章 哈德逊之谜	25
第四章 战俘潜水员	35
第五章 美洲西北航道	48
第六章 神秘黑礁岛	61
第七章 韩氏祠堂	74
第八章 岛上凶案	85
第九章 寻访哈德逊之石	97
第十章 部落之神	109
第十一章 神妃初夜权	121
第十二章 宗族血缘	134
第十三章 火烙图符	147
第十四章 三桅海盗船	161
第十五章 大航海时代	172
第十六章 海底古沉船	183
第十七章 土著姑娘安吉亚	195
第十八章 祭坛上的木船桨	209
第十九章 海豹河自然金	224
第二十章 潜寻战俘舰	236

第二十一章	重返阿尔冈昆部落	252
第二十二章	哈德逊金神冠	264
第二十三章	国家利益	273
第二十四章	三色定位浮标	286
自跋		296

第一章 东海古航图

三月里的海,如天姿纯澈的少年。永不倦怠的波涌,似青春脉动。而辽阔无垠的天空,则象征神往遐想的无涯无际,了无止境。

在水天一色的远处,空中那一抹浓淡不匀的灰暗,显示云雨洒向海面。而近处,天空则清明碧净,几朵祥云悠然飘浮。云朵饱胀的外缘格外明亮,衬在蔚蓝色天空,如镶有一道耀眼的银边。

泛着淡绿色泽的海浪扑涌礁岩。空气洋溢醉人的微腥。白色海鸥追逐浪花。

依着男友坐在沙滩上的沈丽芬,感受到海竟然也有两重性。既欢畅明快,又忧郁黯伤。

扬着亮丽风帆的是他。而自己的心田里,则飘洒着灰色的雨丝。

“隔着一个海,离这儿很远吧?”

她想对男友李明群说点什么。两人都面朝东方,望着大海的尽头。

“当然,那可是大洋。”望着带有几丝忧愁的沈丽芬,李明群又说道,“比陆地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

“心灵!”丽芬抢着说了出来,还撇了撇嘴。

“比心灵大的呢?是爱情。只要有了爱情,再远也近了。”

“没有爱情,任你到天边,我都不在乎。可是有了爱情,你就是在隔壁,我都嫌远。嗨,烦人……咱们还是谈海吧。那里也靠海吗?”

“波士顿靠着海,只不过很不同。这里海水颜色是淡绿色的,那儿

可是墨蓝色。有时,看上去甚至是黑色。”

“在夜里吧。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黑夜,所有的猫都是黑色。海水当然也是黑色。”

丽芬显然在搅局。有一种谈情说爱的方式,就是胡搅蛮缠。尤其是那类心灵多愁善感,又生就一副利嘴锐舌的姑娘。

“不是在夜里,是大风暴天,称之为 Dark Ocean(黑色大洋)。大西洋可比太平洋诡秘莫测多了。这也是欧洲人很晚才渡海到达美洲的原因。其实欧洲离美洲最近的距离,只是中国到日本的三倍。中国则在秦始皇时代就派船去了。”

“说到海,你就来劲了。”

“当然,我是研究海的!”李明群自豪地说。

“你不是。”丽芬又拿出那种细细的、冷冷的腔调。

“怎么不是?!”

“研究海的是科学家,你读的是历史学!”她声音不高,却尖尖的。

“可也是以海洋为研究对象,我读的是航海史。”

“航海史研究的不是海洋,只是海上跑来跑去串门儿的事。”

“这话听起来,就像我研究的是村里端着饭碗串门儿的事……丽芬,看你心情不好,才同你到海边上来散散心……可是你尽餓我。”

“……我不喜欢海。”

“小时候,你可在海岛上生活了好几年。”

“那是文革期间,父母下放到农场。叔叔把我接到舟山岛他家里去了。那几年,大海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起伏不定,深奥诡秘,变化莫测,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生死无虞……”她闭着眼一口气说下去。

海面的风大了起来,海浪翻滚着白色的泡沫,一直扑到了脚旁。明群抚着她瘦小的肩,说:“这一定是你父亲所不愿听的,他研究航海史

一辈子,对海充满感情,女儿却是这个态度……”忽然,他悟出了道理,对她说,“也许,我不该远涉重洋离开你……”

一副铁嘴钢牙的丽芬,听了这句话,眼眶竟湿了。明群把她拥在了怀里,紧紧地搂着:“其实,你也知道,人家邀请的不是我,是你爸爸。自从出版了《东海古航图考释》,他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哈佛大学邀请他去做访问研究。只是他身体不好,才推荐我去。去那里后,只能是讲他的那本书了。”

“别提那本书了,让人气恼!……明群,你会回来吗?”

“当然!回来咱们就结婚!”

“可是还要等半年,多长的日子啊!”

沈丽芬翻转过身来,紧紧地贴在他胸脯上。真想对他说,她怀孕了,怀上了他的孩子。可是此刻她却不愿意吐露一个字。为什么呢?是为了让他旅途中不牵挂,在海外研究不分心,还是要观察考验他?她全然不知道。只是她的个性使她这样。可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的情绪,让李明群有点手足无措。

远处海面上响起了闷雷,海水似乎也被鼓动激荡,大团的乌云聚集着。翻滚的云里,一道道电光闪现。两个年轻人却依偎得更加紧密了。

在上海虹桥机场送走了李明群后,沈丽芬完成了她的硕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接着暑假开始了。那天,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里走。她家住在离虹口公园不远的一幢石库门房里,推开两扇朱漆大门,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庭院。花坛里的那株夹竹桃正绽放着满枝的花朵,香气四溢。以前她最喜欢闻这种香味了,可现在,这香味驱动着她阵阵反胃。

她强忍着,刚刚缓过劲来,却见大门外站着一位皓首银髯的老者,穿着中式对襟的本白布衫,握着一根乌杨木雕就的龙首拐杖。边上还

有一个小男孩跟着，像是他的孙子。

老者以浓重的浙东口音问道：“这里阿是沈其巽先生的宅第？”

丽芬怔了一下，点头说：“是的，敢问老先生是？”

“我同沈教授神交已久，特地前来拜访。”老者不仅鹤发童颜，还透出一股仙风道骨之气。

丽芬连忙把他俩引进正厅坐定，然后匆匆上楼告诉父亲。

“爸爸，有个老人要见你，在楼下等着呢！”

“哦，是谁啊？”

“见了就知道。说与你神交已久，看来是还没见过你吧。”

父亲正坐在藤椅上看书，两腿高高地垫在一张方凳上。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两脚肿胀。丽芬上前轻轻地把他双脚放下，扶着他慢慢走下楼梯。

那位老者，见他下楼，便起身说道：“哎哟，沈教授同我脑子里想象的一模一样。戴着眼镜，平易朴素，厚道睿智。你是我和我家族的大恩人，今日总算有幸相会，先受我一拜……”

说罢，把龙首拐杖往地下一放，屈身就拜。那硬乌杨木雕就的拐杖，触到地面，发出铿锵的响声，已把旁人吓了一跳；又真的要跪在地上，大家更是慌了。沈其巽教授慌忙上去阻止他，不料腿脚不便，重心一偏，竟斜刺里摔倒下来，女儿丽芬眼明手快，急忙上前搀住。父亲魁梧的身躯直压在女儿的身上，多亏丽芬死死顶住，他才没有倾倒地。

那位皓发老者已经跪在地上磕出几个响头。丽芬的妈妈闻得动静，从里间出来，急忙上前搀扶：“老先生，这究竟为哪档子事啊？”

老翁颤巍巍地从对襟布衫里摸出一本书，放在桌上，小心地打开裹着的蓝布皮，竟是那本沈其巽出的新书《东海古航图考释》。大家面面相觑，不禁都愣住了。

这种场面，还是丽芬妈妈出面发问：“老先生，这是你从书店里

买的？”

“自我得到了这本书，细细地读一遍，就认定是它是我宗族祖传的那本古图册。”

“……你家祖传的？”

惊愕之际，沈其巽的思绪不禁飞到了三十年前。

那是一个夏天，他转悠在福州路上的各个旧书店。他是个嗜书如命的人，酷爱藏书，平日低调，其实是沪上少有几个古版图书大收藏家之一。

这天他来到了一家专卖古版书的清风阁，没有觅到好书，却见店员将一捆捆废旧纸页搬出来准备装车。

“运往哪里？”沈其巽指着问。

“废品站，化纸浆去。”年轻的小店员说。

“哦……可否先让我翻翻？”

小店员有点犯难。掌柜在边上听到了，念他是常来光顾的熟客，再说小货车还没有到，不知要等多久，也就允许了。沈其巽蹲下身来，解开绳索，不经意地翻拣起来。突然他发现一册残破的手抄图散页，均抄在毛边的白棉纸上，三十厘米见方，计有六七十页。说是图，却很难辨识，每页尽画着五六或七八个大小不等的类圆形，有的还在其中画出山脉状。沈其巽明白，那是表明海中的礁岩岛屿。空白处标有细密文字，尽是针指里程、洋流潮汐方面的术语，一般人很难理解其意。

沈其巽是专治古代航海史的教授，一眼就看出那是一本民间古航海图的秘本。册页上画就的岛屿图形虽然粗陋而不工细，却是古书上记载的那种“山形水势”图，既标有地理方位、地标特点，又有洋流、风向、水势、水状，是一本实用的航海图。细细察看，图上还将岛屿之间的沉礁暗沙都一一标明。毛笔草书在册页上的文字晦涩难解、深奥莫测。

沈教授知道，古代活跃在中国东南洋面上的海盗，就使用那种充满暗语的航海图册。

他如获至宝地将它捧到柜台上，问掌柜开价多少。掌柜一时说不上来。沈教授将口袋中的钱悉数掏出，放在玻璃柜台上，夹着那本残图册就走了。

几十年来，他时断时续地研究它，却始终没有穷竟其意。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北京的大洋出版社，不知从何渠道获知他藏有这个古航海秘本，三番五次地派人到他家洽谈整理出版事宜。沈教授自觉年事已高，健康又每况愈下，虽然对那图册的考释仍不尽如意，但也该做个学术交待了，遂同意他们拿去影印付梓，配注着他的考释文字。

这本书出版后确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连这个山里或小岛上的隐逸者都惊动了。

老翁一字一顿地说：“这本航海图册，确是我宗族世代祖传。”

“怎么会流入到古旧书店？”

“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东洋人打来，占据了我们祖居海岛……”

“什么岛？”

“平山岛。”

“那是东海舟山群岛北部的一个海岛。”沈老说道。

“正是，不愧为教授！”老翁颌首道，“东洋人要在平山岛上修飞机场，勒令全岛的人限期离去，我们全族人只得远走他乡。我把这本祖传的图册装在藤笼箱里，在宁波登岸后，就去上海，原想在上海的租界里避开战火。谁知途中遇到日本人轰炸，又有劫匪，所带财物大都散落丢失……多少次在睡梦里见到它，我猜想过的很多结局，最好的结局是被一位文化人收藏，而且是大文化人，如此这本册子还有重见天日之

时。果然，被我猜中！多亏有了你这位大恩人，要不图册就化为纸浆了，正如你在书跋里提到的。”

“这本图册有何来历？传至你已有多少代？你来了，正好可以跟你讨教！”沈教授不觉眼睛亮了起来。

“来历已说不清了，据族谱记载，传至我已有十七代……”

“成书于明末还是清初？”

“始于明末……”

“当始于明末天启年间，而后逐年增补，累达十余年止……”

“先生功力，堪成绝响啊！……图册还在先生手中吧，能否让我重见一眼？”

“哎哟，这个……”沈其巽显出为难的神色。

“先生是个大学问家，想必高风亮节，不会嫌我这村野孤老的粗俗，就拿出来让我看看吧。”

“呵呵，这位老先生，说到现在了，还不知你的尊姓大名。”

“我免尊姓郭，名尔鹤。这里有一枚私章，请沈教授过目。”他递上枚鸡血石镌就的私章。

沈其巽拿下眼镜，在光线下细察章上的阴文：“哦，‘风鹤尔尔’。正是钤在图册上的印章啊。”

“你可验证图册，看是否有差异。最好对证原稿图册本。”

“不会错，不会错，正是原印章。”

“还有一方印章，不过是随古图册一起传下来的，有几百年了吧，还请先生验证。”

那印章刻在一块犀牛角上，几百年的岁月流转使这块犀牛角印章肌理温润，通体晶莹。微微弯翘的牛角尖，正好成了印柄把手。印面刻着两行篆体阳文：

南北一舟过，

东西孤帆至。

与铃在古图册上的印章分毫不差。

“该相信我是古图册的旧主了吧？”

“确信无疑！郭老先生，请收好印章。”

“那就请把原图册拿出来看看吧。”

“这，这……郭老先生，真是为难我了，图册现不在手边。”沈其巽窘迫地说。

“既然沈教授仍心有疑虑，我就把来意说明吧。此次登门拜访是想把那本图册赎回去，如何？你就出个价吧。”

“嗨，这我怎么能知道它是什么价呀！”

“这样吧，如今人民币不值钱，日涨夜大。我这次带来的是黄金和珠宝首饰。”说着他从腰带上解下一个沉甸甸的布袋，虽然是小心地放在桌中央，却仍然发出咚的闷响。这声音震得所有人心头都一跳，沈其巽更是显得张皇失措。丽芬妈急忙把在边上伸长脖子张望的女佣陈妈支走。唯有丽芬在边上偷偷地乐，她要看老父亲如何应对这个场面。

见仍然没有松口，郭老先生把布袋里的一古脑儿地都倒在桌面上，几根金条、一大堆金银首饰，多是古时妇女装饰发髻的金枝叶、金坠儿、金钗子。还有两尊小的金佛像。

“老先生您请收起这些，我真的没法答应你，它不在我手上……”

“沈教授，你还嫌少啊！你是个读书人嘛……我还有三间祖屋，可以写个字据，祖屋归你。你若嫌旧屋不好处理，我可代你售出，再把钱分毫不少地送你府上。可你得让我把那本世传图册带回去，要不我何以见宗族先人啊……”

说着竟泫然泪下，顿首跼足。

“郭老先生，你先坐下，听我解释，我看重这本古图册的是它的史料价值，研究作用。这个稿本是目前唯一一本图文并存的民间实用古

航海图,历经磨难而保存至今,实为幸事。这首先要感谢你们世代族人的悉心保管,的确堪称精品,弥足珍贵。现在它已影印出版了,虽影印本和原图册有点差距,但大体都保存了下来。先生已经证明了你是这图册的旧主,图册又是你们家族的传世之宝,原本我很乐意将它奉还,完璧归赵。只是它确实已不在我手上,这可是不巧极了。”

“已不在你手上?已经把它转售了?请告诉我谁是下家,我也不怪怨你了。”

“不,我从来没有转售过它。三十年来我一直精心守护它。文革动乱期间,我担心它有不测之虞,还把它送到乡下我弟弟处秘藏……”

“可是如今它到底在何处?”

“至今,我也不知道它究竟在哪儿!”他一字一顿地说。

“你还是在拿话推诿我……如果不能捧着这本图册回故里,那我爷孙俩就日夜住在你府上,等着你哪天回心转意。”郭老先生如铁了心般,还用乌杨木拐杖顿着地面。

本来就木讷口拙的沈其巽更是语塞,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女儿丽芬走上前去,扶住正颤抖着的郭老先生手臂说:

“郭老先生别气急,跟我来吧,我带你到里屋看一看。”

“看啥?看那本航海图册?”

“您先跟我来,咱们先到那间大屋里去。”她把老人引进了屋里,拧亮灯。满屋四周都是顶天立地的紫柚木书柜,透过玻璃橱门,可以见到每一柜都平垒着一摞摞的古本线装书,不少书册还夹着垂挂下的白纸条,那是书主阅读留下的记录或随感。满屋里散发着淡淡的樟脑的味道,多少还夹杂着陈年书籍所特有的书霉味。

“这个屋里的十几个大书柜,装的都是一套书……《古今图书集成》,共六千一百零九部,是清雍正四年印制,至今也有二三百年的吧,一册也不缺。这是我爸最自豪的藏书,这可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套书,一

册不缺！私人收藏到如此齐全，很不易的。来，我们再进这个房间，这几个柜子里装的都是明版书，正宗的明版棉纸木刻线装书，还有明代的手抄本，舆地图册，也有几千册吧。那个木匣子里装的则是一套元刻本书，这是爸爸藏书中年代最早的书。他很遗憾没有觅到宋版的书，如有宋版的书出现，他定会不惜重金购下。……你看了就明白了吧，我爸爸有那么多藏书，他不会在乎你那本古图册，再说已影印出版了。实在是不在他的手上，要不他当真会奉还给你，再由你们族人世代流传下去。”

老翁被领了出来，他竟呜呜地哭着走到沈其巽跟前。

“沈先生，对不起，错怪了你。……可是你还得告诉我实情，那本手抄图册究竟流到何处去了？”

沈其巽支吾着。丽芬欲言还止地要说出来，他却连连摆手阻止。丽芬妈在一边也急道：“他们都欺侮你到这样了，还替他们遮着丑。”

这时丽芬鼓足了勇气，不管父亲仍朝她摆着手，说道：

“郭老先生，你先坐好，喝口茶缓缓神，让我告诉你这本图册的原委，你可要仔细听啊！”

当大洋出版社的人又一次登门拜访，父亲也就同意他们把那本古航海图册带回北京影印。那考释的文字部分，父亲坚持两个星期后寄给他们，他要做最后一次校勘和润色。说罢，父亲从书橱里取出一只樟木书匣，那是特意古图册定做的，连书带匣地交到了那位编辑的手中。只是叮嘱了一句话：

“这是海内外的孤本，望一路格外小心。”

“请沈教授放心，我们完成图册的影印出版后，一定派专人送还。”

合作还算愉快，图册出版也顺利。大半年后，样书寄到了，但所附的信笺中却只字未提那本手稿图册的事。父亲想也许他们在候机会，

等到有合适的人路过，会顺便捎来。又三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音讯。恰好哥哥要去北京出差，父亲专门修了一信，让哥哥带去直接找那编辑，把古本手稿图册带回来。

哥哥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说去出版社找了那编辑，他却说，出版社人多手杂，那本古图册不知塞在哪里，找不见了。

“怎么会找不见呢……”父亲听了一时怔在那里。

“我看是被他们吞了，真黑！”哥哥在那头气愤地说。

“找他们领导谈谈呢？”

“找了，都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承担责任。我看只有上法庭告他们去。”

“告谁？”

“……我看告那编辑没用。我先找的是他，他说一回社里就把古图册交给室主任，室主任说交给社长，社长说交到了影印室，影印室说完成了翻拍后，交还给了责任编辑。再去找编辑，他躲着不见。让人传话说，他没有直接收到，是别人代接的，现在没人知道在哪里。我看这事只能告出版社，它是一个法人单位。爸，当初你把古图册交给那编辑时，有没有让他写下收据？”

“没有……都是文化人，哪有让写收据的？”

“……那也无妨，影印本出来了，这就是证据。爸爸，我这边就让律师把状子递进去了？”

“告出版社？那以后别出书了。你就回来吧，办完你自己的事，就回来……”

“爸爸，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孤本啊！”

“影印书都出了，不是孤本了。……你回来吧，办完你自己的事就回来。”

哥哥还在喊叫着，父亲这头已把电话挂了。那年头，作者和出版社

之间的纠葛,都是作者兜着、忍让着,尤其是做了一辈子学问的老学者们。

听完丽芬的叙述,郭尔鹤双手拄着那支龙首拐杖,沉思良久。

“世风不古啊!连读书人都做这种事了。看来我得直接找到北京去,可否给我出版社的地址?”

“地址在书上印着。”丽芬把书翻到那一页,指给他看。“恐怕你去了也没用。听说没过多久,出版社就把那编辑辞退了。现在那人恐怕已不知去向。”

“哎呀,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我苦苦地候了四十年,才发现了这根线头,不料又断了。要我再等四十年,我可等不起啊!”他悲怆地喊道,起身告辞。临行时朝沈其巽作揖道:

“认识了你,也算不枉此行,还望后会有期。”

“好,好,后会有期!”